

作家 作家

作家走笔

廖华歌

惊人的速度大批量加入。

那些一生一世选择用文学来捍卫生命的人,实在受不了此等拥挤,不得不压下愤怒苦心相劝,就不能慢下来,少写一点,写得再好一点儿吗?被大家公认的那么伟大的作家曹雪芹,不就只有一部《红楼梦》吗?著名诗人张枣不也是一生才出版一本共78首的诗集?还有 两向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贾岛,以及因一句诗而在文学史上千古流芳的潘大林……他们都能以少胜多,求精求优,永垂史册!多即少,少即多,将少视为一种更高的境界,用一生去接春天,春天才可在其体内……如此,清越、柔和、澄明、简净、直到自我沉降的静寂。

三

每每总会有人问我,某某某写得怎样?最近他(或她)又送来刚出版的新书,还正在忙着要开首发式及作品研讨会,这阵子都在搞讲座,主讲如何写作……这是最令我头疼的话题,我真的是不好回答。面对艺术,我从不谦虚,也的确无法评说,就只好直言:除了我自己写得极差外,所有人都写得很好。然而问的人却偏又不肯善罢甘休,还要张三、李四、王五一一细问,我只好再答:真的都不错,写得都很好!这话说过了,听的人并不满意,以为我是在敷衍,我更是难受且愤恨自己,像不认识似地带着鄙视看自我,就有什么东西在碎裂。我垂首静立,还要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什么都不在意,一切原本就是这么个样子。

也有些时候,我尽可能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比如,问的人直抒胸臆:我看某人的作品太粗制滥造,也无新意,不过东拼西凑而已,你觉得呢?我便一本正经回答:作家们人人都有特点,个个身怀绝技,要不然怎么现在这么多作家呢?听的人大惊道:那个,不该吧?还是不一样的吧?作家能是这么轻易就当得了的吗?我闻言暗下欢喜,这下好了,既然扯到了当作家不易上,就不必再直面回答那令人难为的敏感话题。

四

小文章,大声势,是目下文坛的通病。好像作品从没产生过什么影响的人,似乎是一夜之间,突然令人眼花缭乱的各名头满天飞,人也飘飘然不知东西南北。一如正在苏醒的田野,以它的方式迅速发生改变一样,出于各种想法的人,也极尽奉迎吹捧,在

千口起哄万口附和的误导中,原本很一般化的作品,竟一跃置顶,此人当然也就著名起来,不由分说大红大紫,进入《世界名人大辞典》……

很多次,出于文学良心,我苦口婆心地劝告过这些“家”们,要走出虚妄和浮华,要做踏实认真的功夫,不然是成不了“家”和“器”的,更别提说大家和大师了!可我悲哀地发现,我的声音在一片喧嚣嘲笑的风浪里,被撕成碎片摔在地上,心如刀割的我,明白这样的劝说已毫无意义,我终于认识到,我已老旧落伍得不识世事,都什么年代了,说这话十分不量力惹人讨厌!我并不想弄出什么动静,只愿像海鸥和船,以另一种语言,贴在深蓝的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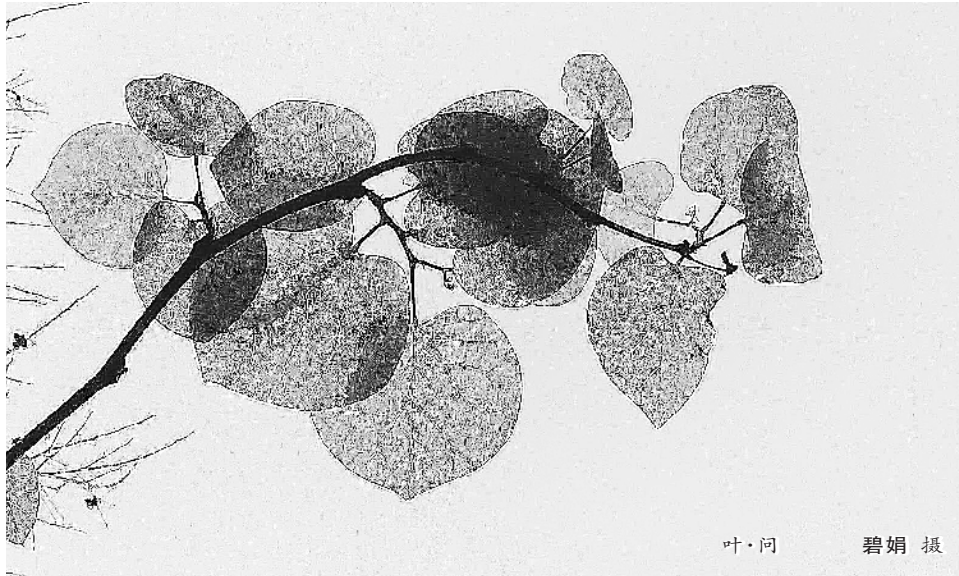
虽然,我不能确定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更不知这深不可测的世界会发生什么,但我愿意俯下身去做哪怕是细微的努力,打开窗,让生命之花不分季节地开放,让笔下的文字与万物一同呼吸。

五

一位同行说得好,写作者不能仅仅只满足于在网络和报纸上发表作品,而是要发在国家级的纯文学大刊、名刊上才更见功力。毫无疑问,大刊、名刊要层层审查严把质量关,发表作品很难,但正因其难,才更有挑战性,当自己为自己制定下蓝图而不是拼团,人生是航行而不是流浪时,再苦再难也能走过,绝不会原路返回。记住每一次最感动、最痛苦、最悲伤、最忧愁、最快乐的时刻,记住每一个温暖的词语,在梦中解决梦所形成的理由,让一片叶子带来一个春天!

几年前,一位并不年轻的作者,将她这些年一些市、县级报刊上发表过的以及尚未发表的文章,全都集中起来自费出版,待9本书印出后,她将其寄往中国作协中报会,一次又一次都未能被批准。她气愤之极,不断发信息给我,说她要写信给某主席和某部长,让我一定力推她给她帮忙。我即刻回复她:敬请谅解,加入中国作协之事我管不了,也无法帮你。只要作品写得好,怕不被批准入会?作品才是最好的通行证啊!

作家,重在“作”,但这个“作”决非轻松划几下便成文,而是要殚精竭虑,用心写,用血熬,用惊世的血凝成就经典作品。著名作家贾平凹至今每天早上起来最反对谁说话,要坐在床沿闷半天,回想昨天写的,思考今日的行文……他要自己深想、透想、左想右想、前想后想。想,无疑是一种煎熬和折磨,但只有如此煎熬折磨出来的文字才有温



叶·问

碧娟 摄

六

一个作家必须无比清醒自己,要有自我的艺术把握,自己写了什么,写得怎么样,要在内心时时叩问和考量,万不可人云亦云,自以为是为,既不要自尊自大,也不要自卑。当别人云天雾地猛烈赞扬你时,决不能飘然云端,认为自己真就有多么了不得,而是一定要冷静下来,认真回检自己的作品,看是否当得起这些赞誉这份殊荣,这种赞扬是客气?鼓励?随口一说?还是果真如此?艺无止境,最优秀的艺术家也永远走在路上,自己千万不要拿自己太当回事儿了,人家夸一,你恨不得自夸到万,自我感觉超好,俨然自己真就是什么著名作家、大家、大师,写的那点尚算通畅的短文真就是什么精品力作锦绣文章了,气足口满得仿佛天地都盛不下。根本就没有读过某位作家的作品,竟不屑一顾口出恶言,将其贬损得一钱不值,即便是经典名著,在他们眼里也不值一谈,他们已发疯到疯狂的地步!我真想问问这些人,你可曾有一篇作品的艺术高度与思想深度超过那些被你贬损的人?要知道作品才是最好的见证,在作品面前,一切的优劣高下自会一目了然!

穷通何足论,有句可疗饥。既然选择了写作,那就应以可疗饥的勺子来汗血辛劳潜心创作。作品诞生作家,是作家唯一的立身之本,作品有多大格局多高境界多长久,作家就有多大格局多高境界多长久,唯有用精品力作来捍卫作家,作家才可在时光中永存……⑬2

诗歌

小寒

冯凌松

大地的羽绒覆盖着厚厚的冬天
覆盖着简单而原始的古老
雪来之后再度离去
但是,雪花把它始终如一
披在了柔软的生活上
冬天,小寒的中原
金黄、洁白、安宁、阴郁,透亮和连绵
的景物
组成画面
我们的家

所有的风,打扫道路
飞鸟的树林静谧而振奋
冬天的万物稳重起立
着手,准备一个汉字
——年

大寒

邢健民

天空以它的经典渲染了
高寒的基调。并且涉及事物的
尽与不尽,结局与开端
那种末日的刺骨的毒所带来的

朦胧,给了冰雪一个魔术的场景
既让滴水成冰直观地呈现
也让非一日之寒的内力理性地
琢磨。孩子们在冰河上划出

曲线。水一改柔情缠绵
坚硬的骨骼支撑起欢乐,非神力
而不能为。老人们也会在
骨质疏松的进程中展望入土的

宁静。蛰伏的昆虫在雪绒棉被
覆盖的梦境里以假死演绎永生
藏神于内,爱的翅翼翩如飞雪
“我想闭上双眼看清世界的真相”

寒气陡峭。轮回如翻山越岭
自灰至白,再到一枝梅花的火焰
隔着千山万水,更隔着思维的
天上地下。“阳光在不远处喊我”

年辞

李鸣

激情在激情里浸泡
幸福在幸福里燃烧
日子沿时光之轴
被二十四节气最后截屏
放大成周天的细腻
春节 集身习俗的符号
沿梅花雪花邀约
开启大幕
廿三祭灶 廿七杀鸡
各种厨活让母亲忙个不停
最有冲击力的年三十
守住阖家欢乐
恭候平安度岁
来年从零点钟声里敲响
万众狂欢 点燃不眠之夜
正赶上好时代
从嗓子眼唱出民歌⑬2

特辑



问雪

的。妈说,别的衣裳你爹都会买,就是裤子他不会买,还得裁这儿,还得锁这儿。当然,这一天,我们还要给父亲奉上一个两千元的“红包”。

“你给爹说清,裤子已经裁过了,今年裁的长是三尺零七,边也锁好了!”妻已经交代过好几遍了。“不老,你咋恁唠叨?”妻说:“你还年轻是吧?你才六十五了!”我说:“有爹在,谁敢说老?爹才八十八,你老个啥哩?”出了门,我先到孔明文化书店挑了个“红包信封”,一问五块。“咋恁贵?”店里美女说:“您瞧瞧,是绸子。”“哦,好的!我就要好的。”现在啥都要包装,给老爹发“红包”也需要包装一下呀!到银行取款,有点遗憾,不是新票子,以往可都是新的,就像小时候父亲给我们过年时发的那么新。

到家了,父亲开了门,没想到是我这个时候来了。我对父亲说:“祝您生日快乐!我们这两天就要去上海了,坐火车,走杭州转车,我一会儿去把车票取出来。”当我在沙发上

坐定后,却没听到父亲应声,头一抬,发现父亲还痴痴地站在门口,尽管那是短暂的一刻,可我感觉到了,父亲心里最柔软脆弱的地方好像被触动了一下。平时一敲开门进来,父亲总是兴致勃勃地把我拉去看他新练写出来的篆书,镜框里、墙壁上、茶几沙发上到处都是。今天,父亲是咋了?保姆对我说:“刘叔一听说你们要走,心里不得劲。”我赶紧快把话扯往别处。我说:“爹呀,今年我不能在家给你过生日,主要是考虑春节您跟我哥要去南方过年,我们先到上海看看小娃娃,争取也去南方跟您一起过年,咱们马上就要合到一起了。我还为你春节练篆书编了好多词句呢。”

临走,爹让保姆给我装了一兜子油馅包子。我已经走到院子拐角的地方了,他还在叮咛:“你慢慢啊!你慢慢啊!”我不由放慢了脚步:先想着早点过去见可爱的小外孙女,怎么就没考虑老爹的感受?是不是应该给爹过了生日再走呢?我问漫天飞舞的雪花。⑬2

这些年变化很大,我开了导航。一个柔美的女声不时提醒道:左转,前方100米右转,前方路口请保持直行……母亲很是惊奇,几次问我指路的是谁?我说是卫星导航,卫星在天上呢?在天上她能看见咱这车?没听见你对她说咱要往哪去呀?我们都笑了。

到小姨家后,我们接上小姨一道去三姨家,母亲让任子车跟着我,说我的车有“指路的”。车上人都笑得肚子疼,解释了大半天,终于让母亲明白:天上那个卫星能同时指挥地上所有的汽车,相互不受影响。

“那比老天爷还厉害!”母亲说:“老天爷是神仙,还得得分个先后去管,这个指路的星能同时管得多汽车,那比老天爷还厉害。”

母亲说,你们常开车外出,过年祭年神时记住给指路的“星神”(母亲已经把卫星升级为神仙了)烧个香,好保佑你们出门不迷路。

我心里说,以后比这个“星神”厉害的东西多着呢,都比老天爷还管用。⑬2

是价钱变成了一元。涨到一元没几天,再去买已经成了一块五,刚张嘴落实,人家倒理直气壮:涨半年了!

说到此,有一个故事很耐人寻味:早些年间,某个小镇做生意的人很刁滑,不少人卖东西都以十四两(旧时一斤十六两)当一斤。城隍将这种缺德事上奏到天庭,天庭震怒,命火神前往惩治。火神就变做一个老翁,用篮子盛了一个大火球。手里掂着铃铛昼夜在街上叫喊:“十四两的大火球,十四两的大火球。”意思是说缺斤短两的赶快改邪归正,否则将遭天谴受火灾。如此喊叫了三天,绝大多数执迷不悟。第四天突然起火,街上很多房屋都被大火烧尽,只有少数买卖公平的商户免遭火灾。

说是说笑是笑,民间传统的火烧真是好啊:咸香酥脆,外焦里香,好吃耐看!⑬2



梅·香

周聪 摄

刘佳欣

雪中的腊月街市,人不算稀少。已进入三九,真够冷的,能看得见用口哈出的白烟。我提着一个袋子在街上踟蹰而行,要步行去看父亲。

父亲腊月十七生日。这天,妻定下了一条规矩,我们要给老父亲买一条裤子,妻要亲自去门店挑选,然后看着把裤子按尺寸剪裁好,看着把边儿锁好,再送去。为何要给父亲买裤子,记得好像还是老妈交代妻子

祭年神

吴丞珍

又要过年了,母亲说,今年祭年神要加一个“星神”。

在乡下,祭年神是一个隆重的事情。这缘于曾经困顿而无望的乡下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祭年神是从腊月二十三开始的,这天要祭的是灶神,为的是要灶王爷灶王奶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然后还要祭门神、财神等,都是祈求平安富贵的意愿。但这些都是配角,最重要最大腕的主角是老天爷,就是玉皇大帝“老天爷”。

春节祭老天爷有多种方式,最隆重的是大年初一早上,男主人要早早起床,洗漱干净,把前一天准备好的肉、馍等贡品按规矩

小年到,炕火烧

翟传海

俗话说“兔子也有三天旺运儿”,这不是骂人,它是说世间各样事物都有或多或少或短或长达发达的时候——腊月二十三就是卖火烧最旺的一天。

传说农历腊月二十三,这一天灶王爷要到天庭向玉皇大帝“述职”,报告各家的功过是非。二十三晚上炕火烧就是给灶王爷准备的上路干粮,让他吃好带足;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所以,先前的人们无论穷富,都不能慢待请安求福的灶王爷。久而久之,火烧便成了人们的传统食品。

春联旧事

唐文普

过年,除了备年货,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贴门神、写春联,这是乡村精神层面的享受。的确,在破旧的门窗上贴上红红火火的对联,代表着吉祥、喜庆,更是贫穷乡村的一道美丽风景。

儿时写对联的人太少,听父辈说,我的祖辈都是“睁眼瞎”。所以,在我周岁生日时抓了一本书,父母兴奋得逢人就夸“我们这个娃将来能成才,能改变‘门风’”。

小学三年级时,学校开设了练字课,我就每天用大字本套着老师写的毛笔字帖,一笔一画认真练习。

当时,农村盛行一种“写春联达人”,挺吃香的。过了腊八,这些书法高手便被村民们争先恐后邀请到家里写春联,村民们会奉上一碗肉片杂烩汤表达感激之情。那年,一碗肉片杂烩汤,对我们贫穷的小户人家来说,也是奢侈品。“今年不贴对联了!”父亲无奈地甩下这句话,到卧室蒙头睡觉。

听到这话,我心里一震:“要争气,不能让人瞧不起!”

我跑到学校,见乒乓球台前,班主任赵老师正埋头写着春联,身边围满了人。我站到老师跟前,一边帮他铺纸、加墨,一边留心观察。

直到最后一拨人带着春联满意离去,老师才松了一口气。我把热茶递给老师,他一边品茶,一边打量着我:“孩子,我教你写对联吧。”

裁纸、叠纸、上墨、开笔、收笔、贴联……老师边讲边演示,最后,他写了二十几条对子,送给我备用。我如获珍宝,谢过老师,飞奔回家。

第二天,我一边琢磨,一边在红纸上挥笔,终于大功告成。父母看着贴在门上字迹端正的对联,又惊讶,又兴奋。

“娃啊,咱家的肉片杂烩汤,喝。”母亲端着热腾腾的杂烩汤,脸上绽放欣慰的笑。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年仅十岁的我,从此充满了自信,开始写起春联,左邻右舍有邀必到!⑬2



碧娟 摄